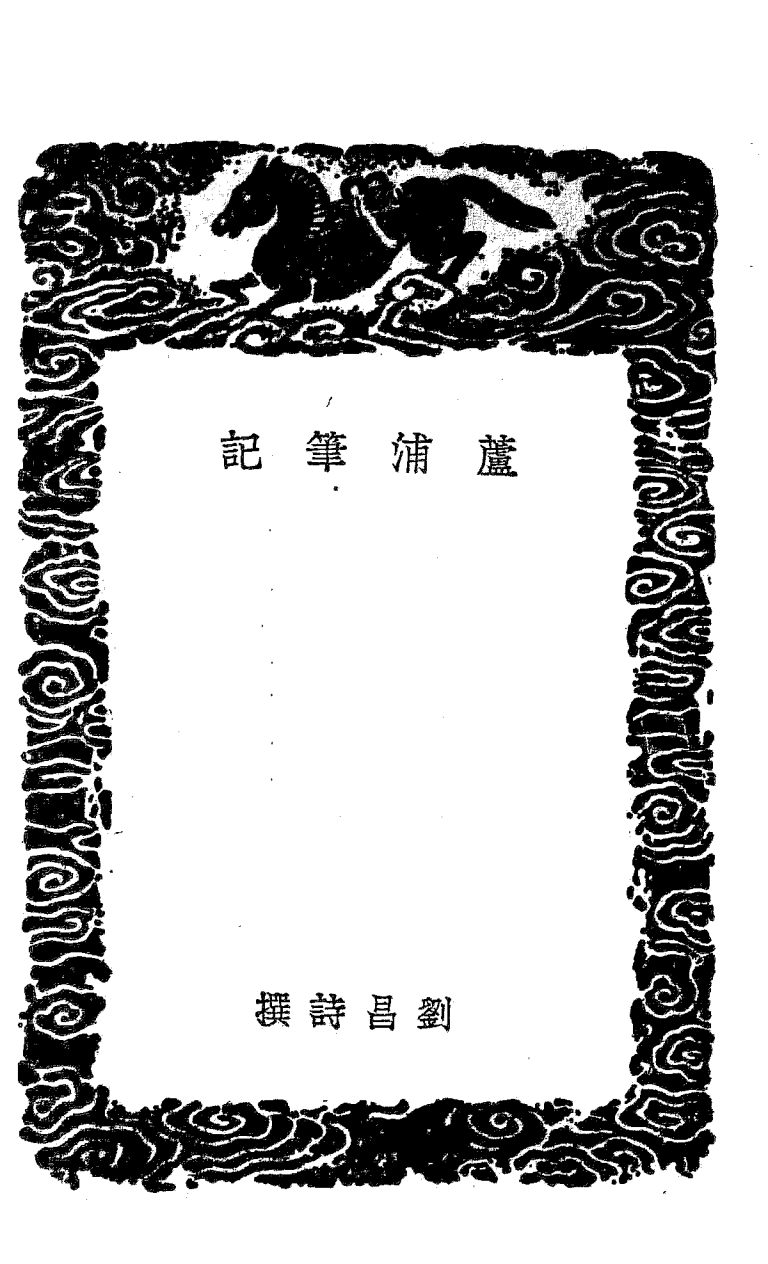


蘆浦筆記





蘆浦筆記

劉昌詩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浦

劉

昌

詩

撰

筆

商務印書館出版

記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四庫全書提要

蘆浦筆記十卷

宋劉昌詩撰。昌詩字興伯，江西清江人。第七卷仙卜一條，稱開禧乙丑竊太常第，則寧宗元年登進士。書末有嘉定乙亥自跋，稱捐俸刻於六峯縣齋，則嘗爲縣令。但六峯不知爲何地。前有嘉定癸酉自序，稱服役海陬，賣鹽外無職事，惟繙書以自娛。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理之遷變，皆得溯其源而尋其流，蓋其監華亭蘆瀝場鹽課時作。故以蘆浦爲名也。書中草襲大王一條，稱紹興與癸丑余客淮南云云。癸丑爲紹興三年，下距嘉定乙亥凡八十三年，計其年且百餘歲，必無尙爲縣令之理。卽距開禧乙丑亦七十三年，計其年尙過九旬，更必無登第之理。考紹熙五年亦爲癸丑，或傳寫訛舛，以熙爲興，與其書多糾吳曾能改齋漫錄之失，其論泥軾、屏星、金根車、諸葛亮表脫句、孫叔敖碑舛訛、歐陽修誤題多心經、杜甫詩錯簡，皆有特識。又張拭愨齋銘，本集不載。黃庭堅詠藕詩，實胡藏之作，皆足以資考據。王士禎池北偶談，尤稱其記王復死節之事，可補宋史之闕。又稱其書流傳甚少，此本爲丹陽賀氏所藏，而綏安謝兆中所傳鈔，則亦可寶之笈矣。惟塗山啓母一條，不能辨淮南子之妄，而轉引後來誕語以實之，未免失之附會，是則文士好奇之弊也。

右蘆浦筆記十卷。乾隆壬午正月。傳龔侍御麟。玉玲瓏閣本。龔傳自晉江黃部。千頃齋。黃本則明萬歷

閒謝兆申鈔於進士賀娘者也。三寫之後。亥豕漸多。存之以俟善本勘定焉。元本曾經漁陽山人借觀。

前有題款一行。卷中附評語兩行。其書後歸海寧阮長善。阮有案語三條。今藏錢塘郁佩先禮。東嘯軒。予

所從借鈔也。校畢記其流傳所自。俾後來者有考云。二月十日。歙鮑廷博書於知不足齋。

三月二十六日。復介佩先借趙意林信。藏本再校。趙鈔於厲孝廉鵬。厲本仍出於龔。無可是正。錄其題

識。以著小山堂主人劬書之勤也。廷博又識。

此樊榭先生善本也。乙巳六月伏後三日。銷夏於小山堂。讐校一過。略正其四五。而內長文之譌。尚

復不少。古人云。校書如掃塵。信然。倩楷書生鈔畢。以原本歸之。樂城意林對考。博案樂城為錢塘沈

年也。後四年為予始生之歲云。

丁亥閏七月二十日。吳江沈果堂形。本校於繡溪寓廬。亦是新鈔。無所補益。

辛丑長至日。吳騫閱於橫山舟次。

壬寅正月。海昌陳鱣仲魚借觀。

癸卯十一月十四日。借歸安丁小山杰。本校正。錄其題識於左。

考西江志。劉昌詩。清江人。開禧元年。毛自知。勝進士。蘆浦筆記。乃其所作。蘆浦卽華亭蘆瀝場。昌詩

蓋曾爲鹽官者。卑吏博雅如此。足徵趙宋文治之盛矣。雍正十年壬子十一月朔。錢塘樊榭山民

厲鶚書

案是書所載地理故蹟多及四明奉化而無一語及雲閒疑所謂蘆浦者當是寧波邊海之區非今之蘆瀝場俟再考乾隆己亥重午前二日校官書借鈔畢附識祝堃

己亥秋仲祝中翰堃本鈔其元本當爲祁門馬氏所進故有樊榭山民跋辛丑正月以程編脩晉所

藏學海類編舊鈔本互校丁杰

嘉慶丙辰元宵觀於西湖沈莊校定譌字十餘偶有所見附注每條之下覽者幸恕其妄蕭山徐鯤

余傳是書在壬午之春彈指三十五年矣屢經校讐意未愜也丙辰七月始得謝澗小草齋舊鈔補脫

文二行王公家傳補十六字祭蝗蟲文補十三字荆飲非廟一條得寶劍干將據本改得寶劍於干隊餘干一條越人欲爲

變必先由餘干界中據本改由作田屏星一條唐韻駕車籜駕上據本增別字其他更定不一而足庶

幾成善本矣亟壽梓氏以傳無窮惜樊榭意林諸老宿不及見也小草齋本未有辛亥七月望豐城張

應桂手錄題字一行以鈔藏歲月計之僅先謝申本數月特未經轉寫故未失真爲足據耳前有周櫟

園圖記今藏桐鄉姚君正家刻成記於西湖沈氏湖樓時嘉慶戊午七月十二日廷博書

觀石林燕語多故實舊聞。或古今嘉言善行。可謂博洽矣。而懷玉汪先生。每事辨其誤。信乎述作之難也。昌詩讀書不多。託子墨以自試。好事者閒欲得之。而筆札或不給。後二年乙亥秋。輟清俸。餒梓於六峯縣齋。非敢以傳世也。亦願聞其誤焉爾。重陽日書。

此帙乃戊午己未之交。在江寧藩署。趨庭之暇。借鈔於黃俞邵家。今歸田卜居甫定。掇拾殘編。回首不覺三十年矣。爲之憮然。丙戌上巳後三日。田居漫志。

蘆浦筆記卷第一

洪範七稽疑脫字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讀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衍賁。鄭元注曰。卜五。占之用。謂雨霽蒙克也。二衍賁。謂貞悔也。兆卜之名七。龜用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占者用之。衍賁。則非占也。尙書省去之字。合以占用爲一句。二衍忒爲一句。則義理明矣。

馮婦

孟子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云云。其爲士者笑之。注爲善士者。以爲搏虎。有勇名。故進以爲士。之於野外。至今讀者。以卒爲善士爲一句。則之野爲一句。以余味其言。則恐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以其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野有衆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謂之野外而後云攘臂也。

約法三章

約法三章。自班氏作刑法志。謂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至今以爲省約之約。皆作一句讀。予觀紀所書云。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若以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八字作一句。恐

不成文理。合於約字句斷。則先與諸侯約。今與父老約。不惟上下貫穿。而法三章耳。方成句語。

有味其言

今人用推轂事。必連有味其言作一句。予觀史記鄭當時傳。載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究其文意。有味合句斷。蓋謂推轂者誠有味。而其言之者。常引以爲賢於己。漢書節去之字。小顏從也。字下注。皆誤爾。不然。上下文全不相貫。

廉遠地

比見書坊時文賦。有以上廉遠地則堂高。命題者竊疑焉。賈誼政事疏。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恐合以陛九級上句斷。廉隅去地遠。則堂自高耳。

錫字出處

嬾真子錄載錫字出於六經及楚詞。而獨引周禮小師掌教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錫者所吹。招魂曰。粗巨。枚蜜餌。有餵餽些。注云。餵餽。錫也。蓋戰國時以錫爲餵餽。後漢亦謂之錫耳。今考毛詩有瞽。簫管備舉。注亦有之。豈馬大年偶忘此一處邪。

寧馨

能改齋漫錄載山濤叱王衍爲寧馨兒。王太后怒廢帝。謂那得生寧馨兒。二說以爲兒非馨香者。觀其語。

意似不然。予讀世說見晉人言多帶馨字。如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恆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又殷中軍至劉尹所清言。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桓溫詣劉尹。臥不起。溫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又王司州乘雪往王螭許。持其臂。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觀此。則只如今人說恁地。

三郎

漫錄事始門載唐明皇爲三郎。凡五事。一。劉朝霞獻溫泉賦云。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二。開元十一年。置聖壽樂。令諸女歌舞宜春院。上親加策勵曰。好好作莫辱三郎。三。明皇過華陰。見嶽神迎謁。老巫阿馬婆云。三郎在道上。四。牛僧孺周秦行紀。指明皇爲三郎。五。通鑒。每宰相奏事。睿宗輒問與三郎議否。而不知尙有一處。開元中有獻俳文於明皇曰。說甚三皇五帝。不如求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案今本漫錄事始門佚此事。

重五日生

風俗通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田文生。而嬰告其母勿舉。且曰。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余考南史。王鎮惡以是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其祖猛曰。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故名鎮惡。又北史。齊南陽王綽。五月五日生。腦不壞。死四百餘日。顏色如生。唐崔信明生時。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觀此四事。俗說可無疑矣。

射寢石

劉向新序載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射之滅金飲羽視而知其石也復射之矢摧無迹漢書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世說又云李萬歲獵沙柵以石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三事如一而其中也要皆出於疑心故予嘗謂疑心一生則屋上之弓皆爲蛇懼心一生則山上之草皆爲兵漫錄載前二事在類對門而不及李萬歲豈偶忘之邪

從理入口

漢書載許負相周亞夫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竟以不食五日而死余觀南史庾夔餓死褚蘿善終乃大相反蓋夔家富於財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人謂必爲方伯及魏尅江陵卒以餓死有褚蘿面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然則相法亦有時不驗

泥軾

自白氏六帖職林職官分紀職源歷三百餘年凡編類之書皆以泥軾爲通判事士夫用之亦不知其非今攷前漢黃霸傳別爲車緹油屏泥于軾前以彰有德其文意蓋謂用緹油于車軾之前以屏蔽泥汗耳劉盆子乘鮮車大馬赤屏泥又如王武子好馬正旦則柳葉金障泥及所謂錦障泥皆此義也

屏星

後漢孔恂爲別駕車前舊有屏星刺史欲去之恂曰徹去屏星毀國舊儀釋者無注人不知爲何物考二

字皆從竹。唐韻謂別駕車藩韻略。籛必郢切。篁先青切。俱云蔽當。胡文恭公送通判詩。用屏星韻。以屏字作上聲讀。斯可見矣。

阿字

古人稱呼。每帶阿字。以至小名小字。見於史傳者多有之。漢高祖紀。武負注。俗呼老太母爲阿負。魯肅拍呂蒙背曰。非復吳下阿蒙。曹操小名阿瞞。唐明皇小名亦云阿瞞。顧士季目王安豐。謂阿戎了。了解人意。阮籍謂王渾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此謂渾子戎。又杜詩。守歲阿戎家。注謂杜位小字也。阿奴有五。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俱有都長。阿奴蓋濛小字也。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矣。齊武帝臨崩。執廢帝手曰。阿奴若憶翁。好作梓宮。又周謨。周仲智名。皆小字阿奴。梁武帝謂臨川王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曰。安石故相與雄。阿萬。當裂眼爭邪。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謂臨之也。仕至東陽太守。王子敬爲阿敬。王平子爲阿平。庾會小字阿恭。王詢小字阿苾。王恭曰。與阿大語。謂王忱也。殷浩爲阿源。王胡之小字阿齡。王蘊小字阿興。王敦小字阿黑。王丞相小字阿龍。郝恢小字阿乞。王恬小字阿螭。殷顛小字阿巢。許詢小字阿訥。王處小字阿智。高崧小字阿鄴。劉叔秀爲阿秀。何偃遙呼顏延之爲顏公。延之曰。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又唐王后以愛弛。因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邪。吐谷渾王名阿豺。以至阿香推雷車。亦有所謂阿買。阿舒。阿宜。要未能盡舉。今人稱父母兄弟尙爾。嗣有得當續之。

阿堵

晉人稱阿堵者有三。般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王夷甫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遺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閃行。呼曰。舉卻阿堵物。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生活

人言做生活。有三出處。祖瑩云。文章須自出機杼。何能共人同生活。人問江霽兄弟羣從。王長史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梁武帝謂臨川王宏曰。汝生活大可方。今言作詩。亦云冷淡生活。

蘆浦筆記卷第二

武成次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孔氏注云。四月推之。四月無丁未。蓋武王至豐。告廟乃其事。所不必言。至于朝四方之諸侯。而祀于周廟。當在五月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洵直謹按。武成之篇。自伏生口傳。失其次序。王氏新義。嘗加考正。說書者愈疑。且以武者。在車所行之禮也。式商容閭。豈當在歸至于豐之後。洵直以樂記考之。孔子告賓牟賈。以大武遲久之意。首言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庶邦冢君受伐商之命于周。乃其時也。故其克商也。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爲之者。至其終也。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以此五者爲天下之教。其先後有倫如此。則武成之次序。可槩見矣。是以某驗之以孔子之言。而次第之。庶有所本云。

辨諸葛武侯疏脫誤句讀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惜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皆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洵直謹按：蜀志諸葛武侯傳載其五年所上後主疏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責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蓋武侯以興復自任，故以謂不效則治其罪，以告先帝之靈。若攸之、禕、允則任斟酌損益，進盡忠言而已，興復非其任也。武侯不效而遽責之，某恐三子者，宜有所不服。武侯必不然也。又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攬於武侯自敘之間，文意皆不相接續。某疑其句讀有所脫誤，而不敢以

臆斷之。乃取文選所載武侯表較之。亦同。而李善五臣皆無說。又觀蘇內翰集。見其稱武侯此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亦未嘗疑其脫誤。然某之疑。終不能釋。因于蜀志反復求之。乃得之於董允傳。云亮將北征。住漢中。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乃知脫誤之處。兼董允止稱侍郎。蓋其本傳所歷之官也。因以武侯董允傳及文選參而補之。遂爲全文。

右洵直姓胡氏。字次魚。鄉曲前輩。登科仕至別乘。

內長文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魯氏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字。蓋而訛爲內。肆赦皆缺偏旁。而爲長文。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誤書經解古今如此者多矣不特晦菴四書詩易卽房融譯楞嚴亦未必句語耳阮亭記

右魯氏字子明。自號笑塢老人。臨江鄉先生也。著書名自備云。

性善辨

孟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子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

孝經爲正。是謂四篇。

漢甄

曩於周益公坐閒。出示漢五甄。皆得於劍州梓潼縣。因記其文。公亦書于後。併錄之。
謝君甄。其文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謝君久造此墓。

按元和之號。惟漢章帝。唐憲宗有之。憲宗之三年。其五月則壬午朔也。而此甲戌。其爲漢隸不疑。扈君甲甄。其文云。持節使者北宮衛令扈君千秋之宅。建武二十八年五月丙午。工李邑作。

乙甄。其文云。北宮衛令扈君萬秋宅。皆篆文。

漢北宮衛士令秩六百石。以長歷考之。是歲壬子下。到今淳熙壬寅。一千一百二十載矣。

范君甲甄。其文云。嗟痛明時。仲治无年。結僮孳孳。履踐聖門。智辯賜張。闕一字。唯孔言寬博。闕一字。約性能淵。

泉帶徒千人行無遺愆。

乙甄。其文云。德積未報。曷九乾。茂而不實。顏氏暴顛。非獨范子。古今皆然。相貌觀形。列畫諸先。設生有知。豈復恨焉。

漢范皮闕旁耕者嘗獲巨甄二。皆爲當路取去。惟拓本傳於好事之家。乙甄僅存。此范君墓中之銘。晁錯傳。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言鄧先生也。列畫諸先者。豈非墓中列畫古賢士如武梁石室之類邪。先儒謂謝朓始爲誌銘。此可證其誤。

梓潼城輒其文云梓潼城。

篆文皆反一輒之重至

斤歲月雖無所稽然字畫勁奇決非近古所能作者。

蘆浦筆記卷第三

負茲

公羊傳威公十六年屬負茲。注曰：天子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庶人稱負薪，莫知茲爲何物。予觀史記周紀，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然後知茲乃席也。與負薪蓋有等級。

折俎

左傳宣公十六年定王享士會，殺烝，武子私問，王召云云。享有體薦，宴有折俎。襄公二十七年，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置折俎，皆釋云：折之設，反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也。今人送餽，例用折俎，恐非此義。

潛火

州郡火政，必曰潛火。左氏襄公二十六年，王夷師燔，釋謂火滅爲燔。燔，子潛反。或者當用此字。

賢關

董仲舒賢良策，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顏曰：關，由也。世人乃以太學爲賢關，則謬矣。

仁類

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仁類并閭。徐廣曰：類，一作賓。小司馬索隱：音賓。顏師古曰：卽賓，棖也。今觀韓子蒼次撫州高使者韻，凡四首。一云：李侯梨釘座，風味勝仁類。乃與兩類類。三類類同押，然則恐未之攷耳。

乾鵠

漫錄辨誤論乾鵠音干爲無義。廣韻有鴉鵠亦起于後來。惟王荊公以爲虔字意見於鵠之疆疆甚爲得理。然紺珠集載乾鵠云。鵠案淮南汜論訓云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注乾鵠也乾音干別本俱作乾鵠今據謝本改正鵠之別名音干又何邪。

紫荷

漫錄載劉偉明贈熊本待制詩西清寓直荷爲橐。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啓以紅藥翻塔對紫荷持橐皆爲誤。然又引隋志尙書錄令僕射吏部尙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尙書右荷以俟博識者。予攷晉輿服志八座尙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于左肩所謂荷囊乃負荷之荷然則隋志載紫荷左荷右荷要知亦是負荷分明非芟荷之荷也。

糊名

漫錄事始門載取士至仁宗時始有糊名考校之律。然嘗記唐武后時以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白糊其名恐出于此。

裴二端公

漫錄事實門載鮑彪杜詩譜論湘江宴餞裴二端公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詩皆不著裴二端公爲何人。偶讀蔣參政之奇武昌怡亭序云裴虬作銘又浯溪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虬爲道州刺史始知所謂裴二端公者虬也。以上吳說如此按杜詩有送裴二虬作尉永嘉今暮秋遣興詩自有憶子初尉永

嘉去之句。即可見也。何必它證。

振字

漫錄載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賑濟當用振字。說文曰。振。舉也。救也。諸史傳。振給振貸。竝以饑饉窮厄。將就困斃。故舉救之使存立耳。但未有所據。按左傳。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振。發也。廩倉也。然則當以左氏爲證。以上吳說如此。周易蠱卦。君子以振民育德。注。振。濟也。何不引此。豈偶忘邪。

山谷南還誤

漫錄說詩門云。山谷南還。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版。按南華。在韶州。屬廣東。山谷謫宜州。屬西路。且卒于宜。而曰南還。何邪。

漫錄書人官位差誤

事始門載宋莒公。以宋元憲爲宗袞。今攷元憲卽莒公。當作宋次道。又地理門載閩中記。南臺沙合。出宰輔。其間舉吳丞相育。吳樞密充。記事門載吳侍郎待問。生四子。參政育。樞密充。攷元輔表。熙寧元豐間。充嘗爲相。而育特執政。今互言之。又說詩門載丞相馮當世。少嘗薄遊。記事門云。大丞相馮當世。記富家翁有宅。記文門云。馮當世丞相。答伯庸詩。然當世未嘗爲相。又事實門載參政蔣之奇。武昌怡亭序。而蔣未嘗參政。嘗作樞密。凡此豈皆筆誤邪。

晉人弔喪彈琴作驢鳴

晉人放曠。至于弔喪。亦出禮法之外。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因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此二事如一。又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願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王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孫子荆後來。臨尸慟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亦復相類。

雁行

禮記王制。兄弟之齒雁行。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請爲天下雁行頓刃。韓世家。陳軫言。必不爲雁行。以來。索隱曰。旅進也。晉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庾喬元日朝賀。不冝就列。曰。喬忝爲端右。不能與范興話爲鴈行。

打字

歐陽公歸田錄云。世俗言語之訛。而君子小人皆同其謬。惟打字耳。如打船、打車、打魚、打水、打飯、打衣櫃、打繳、打黏、打量、打試、觸事皆謂之打。漫錄以釋文取偏旁證之。謂打字從手從丁。蓋以手當其事者也。此說得之矣。然世閒言打字尙多。左藏有打套局。諸庫支酒謂之打發。諸軍請糧謂之打請。印文書謂之打印。結算謂之打算。貿易謂之打博。裝飾謂之打扮。請酒醋謂之打醋。打酒。鹽場裝發。謂之打袋。席地而睡。

謂之打鋪。包裹謂之打角。收拾爲打疊。又曰打迸。一作併。畚築之間有打號。行路有打火。一作伴。打包。打轎。負錢于身爲打腰。飲席有打馬。打令。打雜劇。打譚。僧道有打化。設齋有打供。荷胡床爲打交椅。舞儼爲打驅儼。又宋歌曲調。打壞木樓床。誰能坐相思。又有打睡。打嚏。打話。打鬧。打鬪。打和。讀作閤。打過。打勾。打了。至于打糊。打麪。打餅。打綫。打百索。打條。打簾。打薦。打蓆。打籬巴。街市戲謔。有打砌。打調之類。因併記之。

糶盆

今人祠祭或燕設。多以高架然薪照庭下。號爲生盆。莫曉其義。予因執事合宮。見御路兩旁火盆。皆疊麻糶。始悟爲糶盆。俗呼爲生也。

蘆浦筆記卷第四

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碑不見書撰人名氏。攷史記本傳列于循吏之首。獨載改幣高闕事爲詳。而碑則略之。埋蛇陰德。僅書于劉向新序。屬子云云。則在優孟傳。然其文意皆不同。碑謂生于季末。仕于靈王。則謬矣。且莊之後。爲其爲康。爲郊。敖。歷三世。凡五十年。始爲靈安。得仕于靈。卒後數年。而莊復封其子邪。六一先生跋喜其得叔敖之名。兼以集錄二十年求之博且勤。乃得之。故不暇訂正耳。

周府君名

漢周府君碑。六一先生凡三四首跋。是後方辨其名環。蔣穎叔作武溪深。善長案馬援南征其門人轅寄武溪深其詞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故武溪何毒淫。穎叔蓋仿而爲之。乃謂名煜。且押之韻。蓋石古剝落。以其形似求。合于君光之字。故云爾。曾南豐集顧云。從知韶州王之材。得此碑。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名晰。則併與其形似而不辨。何至遽信。而以六一爲未詳攷邪。

中陽里

漢高祖紀沛豐邑中陽里人也。蓋里名中陽。今漢書標注乃題云沛豐邑中。豈公是先生誤筆邪。因以知史筆無羨字。

心經

釋氏心經。其中自云般若波羅蜜多。蓋梵語也。嘗觀六一先生集古跋中。乃書多心經。經爲多心。何以爲佛。恐公誤筆爾。因書以祛見者之惑。

夔子國

夔州。春秋時巴子國也。今人言夔州。以至文字閒。率曰夔子國。而不知其誤。往往以劉禹錫爲證。余考禹錫之記云。夔子國也。其文意謂夔乃子國。蓋是兩句。譌以傳譌。因不復辨。殊不知夔子國今實在歸州。

揚州

廣陵志載揚之得名。李巡以爲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隋志亦謂江都人性躁勁。風氣果決。平陳之後。頗變淳質。俗敝稍愈于古。蓋嘗疑之。禹別九州。揚居其一。歷三代秦漢隋唐。雖更徙分合不常。而名終勿易。諗如前說。則隋以前揚人舉非良士美俗矣。是豈古聖人所以名州之意邪。攷太康地記。謂東漸太陽之位。履正含文。天氣奮揚。故取名焉。余嘗爲續志。引斯言以冠篇首。因爲一洗躁勁輕揚之恥云。

巴丘

漫錄地里門載巴丘縣以巴山得名。縣有巴山故也。巴丘。晉屬廬陵。梁改置巴山郡。隋以來稱崇仁縣是也。以上吳說。予按臨江志。建安四年。孫策下豫章。分置廬陵郡。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孫輔爲廬陵太守。留周瑜鎮巴丘。裴松之注云。巴丘縣。前說謂晉屬廬陵。固無異矣。然九域志以新淦縣爲古巴丘城。輿地志

又以吳後主分石陽、新淦兩縣置巴丘郡。隋平陳，開皇九年，章洸巡撫東南，遂廢巴丘郡，復以新淦屬廬陵。今縣南八十里，峽江市有古巴丘廢城，六十里間有周瑜廟。舊經載瑜歸江陵治，行于巴丘，病卒，後人因祠之。然則巴丘在新淦明矣。豈崇仁又一巴丘邪？然皆謂屬廬陵，又何也？或云吳取荊州，周瑜鎮巴丘，乃今岳州巴陵郡，姑存之，以俟博古者訂焉。

賢女鋪

漫錄載南康有賢女鋪，蓋祥符間女子，姓劉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強之，因自沈于水。鋪因得名。然予嘗過之，壁間有碑記，其大略似謂初嘗議昏，已定而夫家貧，父兄悔之，別以許人，女曰：一身而二適，雖未嫁，柰節何？父兄強之，乃溺死，亦云舊名貞女，全與此不同。豈信傳聞之誤邪？

餘干

饒之餘干，號于越。攷閩粵王傳，無諸搖皆勾踐之後。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又嚴助傳，淮南王諫伐閩，越書云：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注：越邑，今鄱陽縣也。于越得名以此，而餘干之名，縣不書所由起。按玉山縣有二溪，名上干、下干，合流至饒之東南，而水回環，因以名縣。餘干是也。

于越

于越之名，以于溪入越地，無以議爲也。荀子云：于越，夷貉之子，則有疑焉。春秋定公五年，書於越入吳，注

云於發聲也。史記又書爲于越。注云發聲也。與於同。然則于於皆越人夷語之發聲。猶吳人之言勾吳耳。予謂此於越恐合是于越。

管名

四明奉化縣凡七鄉皆有一管名如曰廣平松賢履信鳴鴈黃甘嵩溪靈泉棲鳳他處未聞也。善長案其

云七鄉疑有誤

堯廟

桂林有堯舜廟。堯廟在堯山下。灘江中分。舜廟在西岸相望。而有碑刻高崖。韓雲卿文。韓擇木八分書。李陽冰篆額。蓋舜葬蒼梧。故於此立祠。無可疑者。堯廟則謂因山而立。郡每歲於水際望祀。南軒先生亦有祠唐帝詞云。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栻。旣新陶唐帝祠。二月甲子。率官屬祇謁祠下。再拜稽首。退而歌曰。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會丘。皇胡爲乎於此留。藹冠佩兮充庭。潔芳馨兮載陳。純衣兮在御。東風吹兮物爲春。皇之仁兮其天。曰時序兮何言。出門兮四顧。渺宇宙兮茫然。南軒是時毀諸淫祀。而獨留此二廟。且修之。抑不知嘗攷證其所始乎。蓋堯未嘗至南方。若因山而祀。則予曩游桂林。大抵回環之山皆積石。惟堯山則累土。故此山因土而名。堯恐非陶唐氏之堯。若廟而祀之。特此山之神可矣。若曰唐帝恐成附會。故願與博古者評之。鯤案堯山之堯廟乃其後人所立。張衡南都賦云。遠世則劉后甘厥龍鹽。視魯縣故謂之堯山。水經。溢水注。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于堯山。蓋劉累遷于魯縣。因立堯祠於縣之西山。甚明。與伯特未之考耳。

荆飲飛廟

四明城北鹽倉之西有荆飲飛廟。無碑載神姓氏。攷淮南子。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隊。還渡江。中流暴風揚波。兩蛟夾舟。飲非謂柅船者曰。有如此而得活者乎。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不可劫而奪。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又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舟人盡活。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今廟稱荆飲飛侯。圖經亦謂州北有蛟池。故老云。嘗有蛟自江來窟於此人。患之。故卽其旁立飲飛廟以鎮之。是則真以爲荆之飲非矣。然予觀呂氏春秋。荆有勇士次非。蓋是姓。次名非。豈應以神姓名爲廟號。而況加爲侯封哉。且次與飲非。與飛字皆不同。而好事者附會。斬蛟之說。以鎮蛟池。強名之。傳流至今。載在祀典。竟未有辨之者。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弋爲飲飛。掌弋射。則飲飛之名。實始於此。又宣帝紀。神爵元年。發應募飲飛射士。服虔亦謂以材力名官。若據建隆中。鄞令金翊纂異記。謂唐武德時。郡爲鄞州。至開元中。改鄞爲明。郡名奉化。城號甬東。地名句章。軍號飲飛。則此廟必因軍將之有功於人。故人爲之祠爾。官於此者。合討論而正其名。庶幾神亦歆其祀也。

草輿大王事

紹興癸丑。予客淮南。時右司陳子長撰蜀人也。以庾節攝楚州。往訪之。從容言及蜀道。上有百年古木。枝葉繁茂。陰可庇一畝。故東西行者。多憇其下。或易屣履。則以其舊拋挂於枝上。以爲戲。久而積千百。亦

有卜心事者。往往皆應。人固神之。忽一士人。應舉過之。旁無人焉。取佩刀削樹皮書曰。草莽大王。某年月日降。莫有知者。泊回塗。則已立四柱小廟堂矣。士笑而不言。三年再至。則祠宇壯麗。亦有十數家於其側。驚而問焉。則備言其靈感。士乃留宿而扣神曰。神之號蓋某戲書。胡然而至此盛邪。抑神何人也是夕。夢神紫綬而請見。告之曰。予此近老鋪兵也。平生不敢欺心。揀汰之後。每見負重而不能前者。因爲送五里以息其肩。無他長也。不謂上帝錄是勞績。顧未有所處。得先輩書此號。遂受敕。俾血食。士曰。若何爲而能靈感。神曰。是非予所能也。每有禱雨暘或休咎。卽爲奏帝。帝以其誠。隨扣得請爾。士曰。然則某之前程可問乎。神曰。諾。再夕。夢神告曰。必俟某年而後登第。當至何官。已而皆驗。然則神亦何常之有。人苟有一善。上帝無不錄之。積惡亦然。可不知所擇哉。

蘆浦筆記卷第五

趙清獻公充御試官日記

二月二十六日

宣赴崇政殿後水閣同

直孺內翰

貫之雜端充編排官

御前劄子三道下編排所

二十七日晴

上御崇政殿試進士明經諸科舉人

王者通天地人賦

天德清明詩

水幾於道論出老子道經

聖駕幸後苑往來迎駕御藥院公文二道傳宣精加考校內臣二人傳宣賜食并酒編排三四五等第

一百二十七等廷博案疑是共一百二十七號

二十八日晴。

內臣傳宣賜文儒二字。

聖駕卯刻幸考校所。

編排經生

特奏毛詩十一人。特奏尚書九人。特奏明法四人。

傳宣賜食二酒一茶。

二十九日陰。旬休。

傳宣賜酒七寶茶。

初考經學官 王惟熙。

覆考經學官 王彭。

詳定官 賈壽。

封彌官 傅求。

出義官 王逢。

祝諮。

張充。

吳中復。

王陶。

傅卞。

夏璋。

朱從道。

盧士宗。

三月一日微寒。風。

聖駕幸考校所。起居四拜。

編排諸科卷子。

宜賜酒食果子。

二日晴。

聖駕幸覆考所。起居。

宜賜酒食果子。

第一謂學識優長辭理精純出衆特異無與比倫。

第二謂才學該通文理周密於羣萃中堪爲高等。

第三謂藝業可采文理俱通。須合得及第者。

第四等謂藝業稍次文理粗通於此等中仍分優劣優卽爲第四等上。

第五等須必然合落者謂文理疎淺退落無疑。

不考 謂犯不考式。

紕繆 謂所試文字竝皆荒惡。

六日陰寒。

駕幸詳定所。起居。

點檢官 孫坦 鄭穆。

進士初考官

沈遵

司馬光

裴煜

陸經

進士覆考官

祖無擇

鄭獬

李縝

王瓘

點檢官

孫洙

一作淵

王廣淵

詳定官

楊畋

何邾

王安石

對讀官

胡稷臣

蘇袞

傅堯俞

張次立

宋迪

周孟陽

特奏名進士三十八人

作樂薦上帝詩

謹用五事以明天道論

編排特奏名進士卷子

賜酒果寒食節食

七日晴

駕幸詳定所起居

賜寒食節上酒各二壺果子一合又酒果冷食

編排進士卷子共一百號特奏名一號

八日晴。

駕幸編排所。起居訖進。

呈進士卷子二道。

御藥院錄白中書劄子進士以下等第云云。

編排進士諸科等卷子。

賜食酒果。

九日清明雨。

奏乞送焗字號卷重詳定。

封彌關詳定五號奏取旨。

御藥院關奉

聖旨看詳定奪。鞞纒觸舄蚰五號等事。

善長案鞞音弓。舄中鞞也。纒音濃。方言南楚謂多爲纒。舄疑舄字之譌。音倪。角不正貌。舄音互。角心也。蚰音刁。龍之屬。

賜酒食果子。

右日記一卷。予家寶藏。蓋清獻趙公手書也。公時爲右司諫。直孺則翰林學士賈公黯。貫之則侍

御史知雜事范公師道也。按嘉祐六年。昭陵在宥已四十春。而猶垂意科選。親屈翠華。以次臨幸。

雖上已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廢。且訓敕勞賜。無日無之。可謂至誠不息者矣。嘗攷國史。大中祥

符元年。書帝徧至。幄次。諭李宗諤等各務精詳。勿遺賢俊。四年。書帝徧至考官幕次。天禧三年。又書帝幸校官幕次。撫問久之。出七言詩。賜晁迥等。今日記所書。幸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詳定所者二。幸編排所者一。是皆恪守孫謀。而又加詳焉。於戲盛哉。宜乎天佑生賢。名臣輩出。坐致太平。而又留爲奕世不窮之用。近時御試幕次。在集英殿之前。不復在殿後。而駕幸之儀。更無有知之者。蓋其廢已久。則此記所補。豈獨文字之閒而已。因備錄之。

金花帖子

唐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牋書其姓名。花押其中。使人持以報之。謂之勝帖。當時稱爲金花帖子。國初尙循其制。予家藏王扶龔識二帖。拓本帖皆長五寸許。其闊半之。龔識又有大護帖。復書姓名於帖面。攷登科記。蓋太宗端拱元年。程宿勝扶第二人。識第十四。其下花押二。一翰林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知貢舉宋白。一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權知貢舉李沆。後臨軒唱名。此制遂廢。周益公家亦有咸平二年盛京所得者。其他不特未之見。久而湮沒。知之者亦鮮矣。嘗觀開元遺事。載新進士及第。必以泥金帖子附家書。謂之喜信。是又足以見昔人之風範也。

蘆浦筆記卷第六

金根車

崔豹古今注云。金根車。秦制也。秦併天下。闕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故因作爲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漢因不改。晉輿服志載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置耒耜於軾上。乃知是車蓋耕車也。及攷東京賦。有農輿路木。薛綜注曰。此所謂耕根車。然則金根。耕根。其名又異矣。鯤案。晉輿服志。金根。耕根。原分爲二。此合而一之。非也。唐莊懿公主下嫁田緒。德宗幸望春樓。餞之。厭翟不可乘。以金根車代之。公主出降。乘金根車。自此始。豈非去古遠而意愈失邪。韓景爲集賢校理。史記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爲銀。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景。文公之子也。而不知古。抑又可歎。國史輿服志載耕根車制。如五輅之副。駕六青馬。駕士四十人。而以金根車爲皇后之車。或者因唐以代厭翟。不復考。而分爲二爾。

季子碑

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爲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罽。予攷篆文皆無之。得曾啟元豐中編潤州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爲君字。非季子也。六一先生謂古以竹簡書。今字闕盈尺。必非孔子作。然古法帖有魯司寇仲尼書。僅存十有二字。內有有

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幕上。要知夫子蓋嘗為是書爾。

瘞鶴銘并序

華陽真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乃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雷門去鼓。華表留聲。我唯髣髴。爾亦微冥。爾其何之。解化惟寧。後湯洪流。前固重局。此闕一字。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

峯山徵士丹楊外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闕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闕一字。甲辰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无字。闕四此字。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彼胎禽。浮丘。闕。余欲無言。爾。闕五字。雷門二字。去鼓。闕一字。當為華表留聲。闕二字。當惟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闕五此字。丹陽真宰。闕。惟寧後湯洪流。前固重局。右書。非。六字。又。闕七字。華亭爰集真侶。瘞爾。闕此字。或文但止。丹陽真宰。此四字。知其次。

右前文鎮江別刻。不知何人攷定後文。乃邵樞密九。就山下取所有字。以意彙括。故存其闕。雖有差

異亦可參訂。但前云逸少書圖經亦載羲之書。六一先生已論其非。至謂或云顧況作銘。蔡端明則以字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而山谷乃斷然曰。王書不疑何也。今攷銘引雷門鼓事。按臨海記。昔有晨飛鵠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孫恩斫鼓。鵠乃飛去。恩起兵攻會稽。殺逸少之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時。豈復有羲之誰寫。遽取以爲引證哉。然則非晉人。又不辨可知矣。漁隱攷訂華陽真逸爲陶隱居。推原本末。或庶幾焉。

六合大同印

嘉泰壬戌。予道經姑蘇。於常賣翁得故紙一幅。陳斲破碎。上有印文。方四寸餘。朱色未落。云六合大同之印。按鄴侯傳。唐肅宗在靈武。徵天下兵所鑄。頃嘗收拓本。漢軾上刻此篆文。本朝丞相李昉書其下。謂家藏是印文而失之。蓋乾德乙丑歲也。

屏著

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毛氏謂門屏之間曰著。論語。邦君樹塞門。鄭氏謂於門樹屏以蔽之。爾雅亦曰。屏謂之樹。至於蕭牆之內。注曰。牆謂屏也。蓋古者門皆有屏。禮緯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簾帷雖非屏。然以之爲蔽限。亦屏之義。今人稱士大夫之家。必曰門牆。曰屏著是矣。然多曰台屏。從平聲。蒲丁切。則乃指屏風而言。何不思之甚也。因書以辨之。

紫微王舍人夢

淳熙辛丑年。王公清叔帥桂林。予客焉。暇日因語及自合肥丁憂歸天台。杜門寡用。一夕夢吏請料歷支俸。詰之曰。解官何繇得俸。吏曰。已出在外廊。試取歷授之。有頃持歷來示。所批陳白金六小錠於前而去。寤。竊怪之。未幾有自遠方惠書致餽者。啓而視之。與夢無差。予嘗服膺是事。臺餽往來。世固有之。而冥冥之中。已批料歷。則是銷折平生合得之物。彼貪者多取以爲巧。而不知其歷將特批屢批不一批矣。故常與士夫誦言之。具書之。

四明寺

四明僧廬在六邑。總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一縣。城內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日飯千僧。育王亦不下七八百人。行去聲僕稱是。是天童歲收穀三萬五千斛。育王三萬斛。且分布諸庫。以罔民利。等而下之。要皆有足食之道。嘗觀唐武宗時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今以一郡會之。真有是哉。

佛牙

四明圖經載昌國縣九峯山吉祥院。有辟支佛牙一枚。長四寸。闊一寸。舍利綴滿。乃建炎初給事中黃龜年所施。竊計之人長五尺。兩牙不能半寸。今一牙長四寸。上下相合必倍之。則佛須身長八丈。方能容八寸之牙。常聞佛號丈六金身。此乃五倍。恐無是理。黃給事何自得之。而信之。而施之。邪。世有趙鳳。必能驗真僞而斧之矣。

喘藥方

先君嘗施喘藥。蓋用麻黃三兩。不去根節。湯浴過。訶子二兩。去核用肉。二味爲齏末。每服三大匕。水二瓊。煎減一半。入臘茶一錢。再煎作八分。熱服。無不驗者。後於彭子壽侍郎傳一方。用新羅參二兩。作細末。以生雞子青和爲丸。如梧子大。陰乾。每服百粒。溫臘茶清下。一服立止。嘗見知臨江葉守端卿言。其祖石林病此。再服大黃而愈。其尊人亦苦此疾。乃純用附子。至某則非麻黃不可。然則又觀其所稟如何。且自謂其女幼年已喘。傳至四世。而用藥皆不同。

蘆浦筆記卷第七

比事

漫錄取類對爲一門。然經傳中可類者多矣。姑以史記有八事相比。因記之。

宋世家。熒惑守心。心。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楚世家。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不許。孔子在陳。聞之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世家。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

淳于髡傳。齊威王時喜隱。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韓非傳。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非使秦。秦王悅之。

司馬相如傳。上讀子虛賦。而喜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

孫子吳起贊。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執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白起王翦贊。鄙諺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本根。偷合取容。以至殞身。彼各有所短也。

白起傳。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蒙恬傳。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壘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孟嘗君傳。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孟嘗君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文一日廢。皆背文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

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驩曰。君之言失。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廉頗傳。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執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執。我則從君。無執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豫讓傳。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內持刀兵。曰。欲報讎。

張耳傳。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欲宿。心動而去。

繼布傳。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繼公社。

萬石君傳。慶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

啓母石

漢武帝元封元年。詔云。見夏后啓母石。師古曰。啓。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將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予觀漫錄。載廣德軍祠山張王事。正相類。王本前漢吳興郡烏程縣橫山人。始於本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迹。役陰兵。導流欲抵廣德縣。故東自長興荆溪。疏鑿聖

瀆。先時與夫人李氏期。每餉必鳴鼓三聲而王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後遺殮於鼓。乃爲鳥啄。王以爲鼓鳴而餉至。詣鼓壇。知鳥所誤。遂巡夫人至。鳴鼓。王以爲誤而不至。夫人遂詣興工之所。見王爲大豬。驅役陰兵。開鑿河瀆。王變形未及。恥之。遂遯於廣德縣橫山之頂。居民思而立廟於山西南隅。夫人至縣東二里而化人。亦立廟。

仙卜

開禧乙丑。予竊太常第。敕頭毛自知。同在期集所。從容問及預有朕兆否。曰。無之。獨仙卜陳省幹者。自應舉以至省試。皆以魁相許。而皆不驗。唱名前一日。再扣之。仍大書一魁字。卽以墨塗去。續書默而識之四字。詰朝果在第一。予初料墨塗者不欲泄爾。閱三年。有旨降五甲。豈非前定乎。嘗記政和中有觀妙明真洞微先生王老志。喜言人休咎。編修王甫問他日所至。書太平宰相四字遺之。而以墨塗滅其字。後甫敗。方悟其意。甫卽黼也。事有相類如此。

蘆浦筆記卷第八

至和拜相制

門下朕寅奉丕圖。思臻至治。總萬機而日慎。舉盛典以交修。期與輔臣。底寧縣寓。其有翼宣王度。裁成物宜。燮陰陽之和。處丞弼之任。式資宰茂。秉於大鈞。矧嘗選材。久滋著效。爰登中鉉。敷告外庭。推思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尙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上護軍。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劉沆。雅性內融。敏識先覺。以冲約而率履。不夷險以易心。文成國華。學臻道奧。樂名教以爲己任。罄智慮以翊帝謨。廼者擢自書林。更於右史。亟升西掖。出守南州。屢換圭符。夙一作宣精力。屬中都之擇尹。正內閣以參華。歲律未周。風績彌著。式圖寅亮。用贊謨明。俾佐股肱之良。參斷邦國之務。具瞻斯屬。嘉猷誕彰。進聯右輔之崇。允協庶邦之望。兼榮書殿。仍峻貴階。增勳級與褒功。益爰田及眞食。於戲。贊萬樞之重。允賴於忠純。底率土之和。必資於英傑。當申茂略。以恢遠圖。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依前行尙書。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上柱國。仍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封如故。主者施行。

右制書。至和元年中。秋日。下趙槩視草。公之元孫石城尉德循實寶藏之。周益公嘗書其後云。制詞與今實錄所載不同。多爲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內融敏識先覺八字。此殆後世公議。非一時褒語。

也。又云。制當用綾紙十八幅。今十二幅之下脫兩幅。因併錄之。

資政莊節王公家傳

公諱復。字景仁。淄州淄川縣人也。曾祖昊。國子博士。祖珍。尚書虞部員外郎。父愈。澶州濮陽縣令。贈光祿大夫。公少好讀書。博通史傳。慷慨有氣節。家有唐以來名臣畫像。每指顏杲卿像。謂人曰。士當艱難時。捐軀殉節。如顏公。始無愧於天地間矣。以門蔭補官。試大法中。選授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公家故饒財。不樂私蓄。嘗率其里之貴豪。遇郊祀歲。各輸銀絹十萬。以助賞賚。郡國效之。公亦未嘗有希恩意。久之。除京東策運。遷京東路轉運判官。按屬部。道過淄川。父老迎候。公下車慰謝。先是。淄民多苦調外。苛征。公嘗與父老言。他日或能奏蠲之。至是以白公。公曰。官卑不敢言。然重食吾言。以爲父老羞。敢以私田之入代輸。三年。除兩浙轉運副使。時太平日久。民不知兵。方臘初叛。所過守將。望風奔駭。公下令所部。嚴保壘。修戰備。竭力討賊。屢戰有功。賊平。擢徽猷閣待制。遷都轉運使。朱勔以花石奉良楸。多取漕艦以載。號直達綱。公曰。今盜起倉卒。飛輓繁困。而佞幸之徒。猶實苑囿以惑上心。固執不與。勔力譖於上。公上疏奏。謂不可以不急之務。疲民費財。請一切罷之。歲餘。除知穎昌府。移陝府。陝右民號難理。公至。開布威信。不兩月。大治。民皆悅服。擢龍圖閣直學士。以公事忤宰相王黼。降充龍圖閣待制。移知成都府。興利去害。治與陝等。民繪像立祠。刻石紀異。高宗皇帝卽位。詔公知徐州。明年。北人犯順。粘罕以衆數萬寇徐。徐城孤。執危。公領兵合戰。數不利。遂閉城拒守。敵重圍夾攻。晝夜不息。城中兵糧單竭。死者甚衆。敵執益張。凡二十餘日。城

陷。公躬擐甲胄，巷戰竟日，度不能禦，乃反州治，易朝服，南鄉再拜曰：「臣受國厚恩，當以死報。今日得死所矣。」且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亡與焉，可獨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敵雖悍狡，聞公言亦凜然嘆異。曰：「若使南朝皆如公，我輩豈得至此。」今汴京已陷，二帝已北去，公尙爲誰守乎？公罵不絕口。敵復說曰：「必欲全活生靈，請立降。」當馮易官封命，汝就知此州以撫殘民。公曰：「爾毋誘我，吾誓有死耳。」敵察其無降意，命左右搦其口流血盈襟，公猶含血嚔之。子倚在傍，不勝憤怒，突出見粘罕，願手無挺刃，得布囊盛磚擲之力少差，中其旁千戶長斃。粘罕怒，卽執倚，刳其心以祭千戶長。欲懼公以速降，公不顧，爲敵敲死。闔門百口俱遇害。時建炎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帳下趙立求得公屍，拜伏慟哭，裹以裊褥，藁瘞於黃樓側。累甓成塚以識之。復擁兵守禦，撫定其衆，敵退。朝廷就命立知徐州，立具奏其事。天子震悼，詔特贈資政殿學士，謚莊節，給恩澤五資，賻贈絹布各二百匹。初，公之未遇害也，策而遇乾，六體不變術者曰：「滅門之象也。」國家運數方屯，待制宜早爲計，不然將及於難。公曰：「死生定數也，等死苟獲死所，敢逃乎？」卒時年五十二。敵初薄城下，民不得逃，公陰令開道潛行，得脫者數千人。徐人立廟祀公及倚，亦呼爲雙廟。有禱輒應，立復奏其異於朝，敕賜名曰忠烈，立出師必禱曰：「公爲朝廷盡節以歿，必能陰佑遺民也。」積官至正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娶趙氏，濮邸肅恭僖王宗博之女，封安平縣主，贈永康郡夫人。再娶劉氏，章獻明肅皇后之姪。徐州陷，爲虜將所獲，不食五一作三日而卒，贈咸平郡夫人。先是，公長子侂以太僕丞從高宗過，惟揚及趙立已亡，徐州有武衛軍，舊隸於公，義不冝他屬，散歸在所，願以從。侂高宗聞之，詔於樞密院創計。

議官特命佾爲之。仍領武衛。紹興八年和好成。奏乞訪先臣遺骸。優詔許之。行之泗州。馬上得疾。抵徐城驛。暴卒。明年奉使藍公佐迎護徽宗梓宮。交割地界。遣書屬當路漕使訪公瘞所。漕委幙屬王之翰往焉。初趙蘂葬公於黃樓之側。及敵據京東。水久弗治。彭城皆瀾漫。沒故跡。莫得其所。忽有老媪指而謂之。翰曰。子非求王待制瘞所乎。其在是閒。卽所指求焉。有塚巋然。蓋以獸瓦啓視。見大龜覆其上。回顧老媪化爲虎而去。徹甕取骸。聯絡不斷。類瑣子骨然。獨一手指闕之。翰復炷香泣禱。須臾有指一節浮水上。行一作道。路聞之。莫不嘆駭。之翰易棺斂葺於京師資聖院。後聞鄉中子孫徙葬於兗州萊蕪縣。先塋云。紹興十年承宣使田諤。扈從顯仁太后回鑾。佾子達留淄州。南北隔絕。以詩送諤曰。兩地音塵隔死生。十年常效執珪吟。羨君已作遼東鶴。願我空存魏闕心。日下旣蒙新眷遇。海邊休忘舊知音。倘憐萬里親庭在。爲向雲山處處尋。詩至而佾卒已一歲矣。聞者哀之。藍公佐使還。侍高宗。語次論中興以來忠臣子孫。因奏及之上曰。王佾有兒女否。公佐奏曰。佾五子流落中原。後居江南。所生兒女。尙俱幼弱。今佾旣卒。窮困可憐。上心惻然。詔令諸女入禁中。命宮嬪保養之。凡十餘年。一日內庭曝書。見囊封有忠烈二字。亟命取閱。乃公佐奉旨令王氏女入內事。上覽之。驚問左右。卽日召見。賜金帛。敕命嫁遣之。公姿貌豐碩。動容中禮。孤忠直氣。自其天資。父子一門。忠孝兼全。歿而廟食。英烈如存。平生樂於薦賢。有知人之明。如秦檜。洪皓。皆公所薦。起立行伍。至秉節鉞。實因公激勵而然。事在立傳中。

右傳得於公之元孫默。將以備太史氏之採錄。

卞氏二牒

敕秦州團練使

卞居讓

牒奉 處分前件人。搢紳之後。簪組遺芳。雖早著於嘉猷。奈未光於餘刃。陳力就列。自媒之志既隆。見善若驚。舉直之規斯在。苟非半刺。難屈多能。事須差攝。長史仍牒知者。故牒。

建隆元年二月 日牒

團練推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趙 押

通判官兼僉署兩監屯田等公事衛 押

團練副使檢校刑部尚書事吳 押

使兼兩監屯田等使檢校太尉荆 押

宣徽院

引見司劄子。宣徽院押到殿前承旨卞居讓。宿患癱風病。翰林院著醫官裴裔看驗。久遠不堪醫治。引見奉

聖旨放停送宣徽院者。

右具如前。已指揮殿前承旨左第二班依。

聖旨放停。仍便開落姓名。今付卞居讓。依此。

太平興國八年九月四日。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柴押。

右牒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南渡寓惟揚。敵騎驟至。亟瘞之地中。尋復出於兵火煨燼。可謂能寶青氈者矣。攻魏樓公嘗考其所自云。前曰敕秦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荆者。敕授之官。如今之公牒。前必曰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奉處分以後。則秦州之公移也。既差卞君攝長史。故爲之詞。其後列銜。皆秦州之官。印文凡七。皆秦州團練使印。唐朝固有紙告。而此非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柴者。禹錫也。禹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月所給。故知其爲禹錫也。國朝舊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共院異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頗優。或兼樞密。亦掌本院。皆與此合。晉天福五年。除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爲殿直。或云淳化二年。始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蓋蘇公易簡以是年除承旨。而其次子耆次續翰林志云。舊有殿前承旨。其父拜翰林承旨。上以稱呼不別。又以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爲三班奉職。以避其稱。因備載之。

蘆浦筆記卷第九

白玉樓賦

崧嶽嶮岌。璀璨流離。高明而廣大者。天上之白玉樓也。鬼作神械。梯雲駕風。杳杳藹藹。穹穹窿窿。端不可
以名舉而數同。似當也。陸蠡九仞。簷掀百層。反宇吸日。飛甍列星。喑不可以意構而力營也。前臨瑤池千
頃之寒波。傍帶銀潢萬疊之高素。一作浪俯烏兔之出入。瞰雲霞之直上。蓋九萬風斯在下矣。雖章華三休
井幹百尋。顧孰與爭雄而誇尤乎。宜其澡心於廣漠之清淵。宅意於無垠之元圃。策氣馬以上征。儼神騶
而陟步。歛兮忽兮。排天關而遨遊焉。請掇其梗槩而言之。方茲樓之經始也。斗舌下命。魁靈制權。颺御馳
駟。靈霓急鞭。瘦崑山。空藍田。萃劔劒。裁方圓。輸以六甲。董以羣仙。惟五城一覩之珍。三獻不逢之寶。蓋於
此山積而雲駢。然後大匠課程。羣工謹度。琢瑗礪瑛。闢珪疊瑤。層翬翼翼。鵬翅騫雲。修梁耽耽。虹腰漲霧。
跨空則瓌檻瑤橋。直明則瑀窗琛戶。鏤飛僊以承楣。刻蛟龍而紉柱。鼈矯首而戴墀。虬怒髯而攬礎。飛鳴
之鳥。則縞鳳霜鸞。華實之林。則瓊枝珠宇。騰輝而曜魄。挫芒比緝而冰花奪素。翕霍晶熒。莫得定視而熟
睹也。爾乃迹脫凡近。身居沈寥。追逸駕於若士。揖高蹤於盧敖。窺倒景之列缺。躡閭風之扶搖。時則有龍
驂鶴馭。軼彤霧而駐軌。千乘萬騎。擁紫皇於崑嶽。霓旌羽節。光倩湑以目眩。玉童華女。衆駭踏而雲飄。或
鏗金而戛玉。或拊琴而鳴匏。曲非世律。聲度凡韶。差冠累弁者。皆冰膚而瓊質。承顏接詞者。率精會而神

交。悅不知其所自。真放浪而逍遙者也。彼穆王遊化人之宮。黃帝夢華胥之國。超乎雲霓之上。介乎台衡之北。傳後世以誇雄。語茲樓則兼金一羽之相直矣。若夏革談妙。齊諧志怪。券宇宙之無極。狀鷓鴣之變態。顧貪常嗜瑣。單見狹聞。何足語樓之高大邪。

亂曰。

瓊爲棟兮。珞爲梁。鸞遐翥兮。龍高驤。瑀欄瑋檻兮。屯冰霜。日精月華兮。埋輝光。雲繚基兮。霞擁址。星爲經兮。漢爲紀。俯齊州兮。九點煙。瞰蒼溟兮。一杯水。翠旌孔蓋兮。驂玉虬。笙簫杳默兮。帝來游。停驂弭節兮。駐雲輶。帝心愉樂兮。民咸休。

唐李賀苦吟能詩。韓愈杜牧所知解導。其詳見於本史。因閱賀小傳。平居一日。忽見緋衣吏。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霹靂石文者。云當召賀。賀不能讀。歛下榻叩頭。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如炊五斗黍許。卒觀賀詩語清峭。人物超邁。真神仙中人。跨赤虬去。當是高仙無疑。大觀庚寅臘後二日。宣和殿書并畫。

右賦道君皇帝親灑宸翰於圖之後。石湖跋云。自玉階及紅雲法駕之後。以至六小樓。意趣超絕。形容高妙。必夢游帝所者。彷彿得之。非世閒俗史意匠可到。明窗淨几。盡卷展玩。恍然便覺身在九霄三景之上。簡齋集有水府法駕導引曲。乃倚其體作步虛詞六章。羽人有不俗者。使歌之。風青月明之下。誰未得仙。亦足以豪矣。詞一云。琳霄境。卻似化人宮。梵炁彌羅融萬象。玉樓十二倚。

晴空一片寶光中。二云。浮黎路。依約太微閒。雪色寶階千萬丈。人間遙作白虹看。幢節度高寒。三云。剛風起。背負玉虛廷。九素煙中寒一色。扶欄四面是青冥。環拱萬珠星。四云。流鈴響。龍馭籟雲來。夾道蹇華籠綵仗。紅雲扶輅輾天街。迎駕鶴毳毳。五云。鈞天奏。流韻滿空明。琪樹玲瓏珠網碎。仙風吹作步虛聲。相和八鸞鳴。六云。樓欄外。輦道插非煙。閒上鬱蕭臺上看。空歌不自始青天。揚袂揖飛僊。

祭蝗蟲文

維某年月日。右修職郎特差知壽春府安豐縣王希呂。謹以清酌之奠。祭於蝗蟲之神而告之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兢兢畏畏。於事天治人之禮無不盡。然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見於堯湯之時。是知數之所鍾。有不可得而遁者。則蝗蟲之來此土。食民之產。以肥其身。以孳其子孫。亦宜矣。然嘗聞漢之循吏。一有善政。而蝗不入境。至於李唐太宗。吞一蝗而衆蝗死。當時仰其德。後世歌其事。鏗鏘炳明。蓋人耳目。迨茲以爲美談。今天子嗣神聖位。聰明仁厚。出於天性。凡事有不法天。政有不便民者。一切革而去之。老姦巨猾。旣勦以耘。不萌不芽。無所容跡。嶺海吳蜀。江淮荆湖之民。薨連壤交。仰事俯育。熙熙于于。各得其所。卻視漢循吏唐太宗。何啻萬萬不侔。則蝗蟲之來處此土。食民之產。以息其身。以孳其子若孫。其爲不可亦明矣。且縣令受天子命。來宰是邑。其治以撫養百姓爲事。則蝗蟲之與縣令。又不得竝居此土也。道安豐而西北走四十里。卽北人之界。彼其暴虐無道。弑君殺母。無所不有。蝗蟲捨此而去彼。誰爲不可者。今

與蝗蟲約三日北歸三日不能五日不能七日若七日不歸是終不宥歸矣是狃蕃夷之餘習以害我聖朝之善治夫狃蕃夷之餘習害聖朝之善治與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而爲民害者其罪皆可殺縣令則取詩人去螟之語唐相捕蝗之命以與蝗蟲從事必盡殺之廼止無俾遺種於茲邑蝗蟲有知其聽縣令言

右文蓋學昌黎鰐魚文者也頃傳得之附錄於此

愨齋銘

家君命杓以愨名其齋而命棊銘以告之棊敬問所以爲銘之意蓋取夫孔子曰士必愨而後求智能退而深思以爲之銘

士或志近辯給智巧學之不知其器則小天下之理惟實爲貴實不在外當愨乎己不震不搖物孰加之以此操行誰曰不宜古之君子惟斯之守不可不知而可大受故以此事親斯爲孝以此事君斯爲忠以此事兄斯爲悌交於朋友斯爲信子其深思而不忒維師乎愨以令子之德

右銘不載集中蓋當時此紙流落今幸寶藏遺墨先生作銘時年二十有三實乙亥冬十月辛卯也

驩飲箴

合驩以禮爰有酒食議者其誰伊頰之職一獻百拜尙何酒失後世非古沈湎淫泆婦不復議而侑以色競致妖靡用侈燕席求之萬方百金不易持觴一曲飲醺顏開主勸客酬笑言歡哈夫豈不樂嗟禮何在

狂者斷腸。莊毅色改。戲狎因之。東主亦悔。主賓肯失。顧不足戒。襟解籬開。一石其飲。談諧之詞。以風其甚。紅裙是醉。有如聚蚊。吏部所鄙。清篇實云。咨爾有位。是懲是愆。勿違斯言。以愆德義。

驩會誓

侍女之席。誓不敢卽。渝盟受殃。神質於旁。山童石爛。言則可誕。山崇石堅。此言不愆。

右箴誓司農少鄉楊解正伯揭於坐右。公臨江鄉人也。清介有守。此文蓋有所懲云。

蘆浦筆記卷第十

杜詩句差

杜詩覓胡孫第二聯。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每疑其非是。趙叟謂合移斷章。童穉捧應顛。作第四句。卻於許求聰惠者下。云爲寄小如拳。則一篇意義渾全。亦成對偶。

籌筆驛詩

漢室虧皇象。坤乾未卽寧。姦臣與逆子。搖嶽復翻溟。權表分江域。曹袁鬪夏坵。虎奔咸逐逐。龍臥獨冥冥。從衆非無術。欺孤迺不經。惟思恢正道。直起復炎靈。管樂韜方略。關徐駭觀聽。一言俄選主。三顧已忘形。南旣清蠻土。東期赤魏庭。出師功自著。治國志誰銘。歷劍兵如水。臨秦策若飭。舉聲將潰虜。橫勢欲逾涇。仲達恥巾幗。辛毗嚴壁局。可煩親細務。邊見墮長星。戰地悲陵谷。來賢賞德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想像音徽在。侵尋毛骨醒。遲留慕英氣。沈歎撫青萍。

右驛在蜀中綿州。石曼卿爲諸葛武侯賦也。寶元二年。大書以遺朱復之。後二年。朱爲四明節度推官。遂刻石於廳事。中更兵火。碑仆於榛莽間。凡百餘年。劉偉至。出而函置南堂壁間。且以名其堂。闕一角。失十五字。紹熙元年。守林采得曼卿集而補之。且舉范文正公誄石學士書於後云。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入閒。寶爲神物。今觀此詩。此字。則所謂寶

爲神物。非虛器也。青萍劍石。杜詩秦州見。敕目除薛畢。有誰定握青萍之句。

回峯院留題

山勢欲壓海。禪局向此開。魚龍腥不到。日月影先來。樹色秋擎出。鐘聲浪答回。何期隨吏役。暫得拂塵埃。

右文康王公所賦。公諱

英廟同字

字晦叔。嘗宰定海縣。景祐中爲執政。開禧丙寅。商逸卿得隸古遺墨。刻

於縣治願豐亭

米小儀題禊帖詩

圖契朴瑀推聖智。萬古奔沈餘未伎。蘭亭醉墨更無加。始信功名皆儻爾。庾翼兒郎豈不黠。自是家雞慙野雉。退之彊括六藝疎。見處纔能到姿媚。相公有官那得取。不與官家深自祕。卻因同好露心胸。謾使蕭翼誇末計。摸金不必曹阿瞞。溫韜家有昭陵器。披沙只恐取黃金。剗軸誰能收故紙。天章寶塔高嶸峨。永表文皇好文藝。至今油蠟傳未休。善本何辭萬金弃。

絕覽亭詩

安仁縣雲錦驛後山。頗有絕覽亭。鄭剛中亭仲。過而刻詩柱上云。目力所臨皆在下。亭名絕覽未爲叨。大來心地當如此。此外應知更有高。大來一作丈夫。

康伯可詩

紹興間。康伯可過臨江。游慧力寺。題二詩於松風亭壁。今遺墨不存。因錄以備忘。其一。天涯芳草盡綠。路

傍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地人歸。其一江上濃雲曉未開。瘦筇支我上蒼苔。春寒前日去已盡。今日又從何處來。

胡藏之詩

臨江詩人胡藏之。蓋彥明之子。彥明與山谷進士同年。故藏之以詩取知於山谷。嘗侍燕席。以杵中果子分題賦詩。藏之得藕云。平生冰雪姿。七星羅心胸。豈無有絲毫。上裨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爲乎泥中。沈痾政無賴。安得君從容。其子亦可憐。風味如乃翁。藏之亦有瘞鶴銘詩云。當年誰爲裹元黃。潮打孤城草木荒。華表竟無新信息。斷碑空有碎文章。雲埋紫蓋峯何在。煙鎖青田道正長。遙想華亭披道壑。夜隨明月過錢塘。藏之名致隆。自號瀟灘居士。無子。故遺棄不傳。

石介詩

淳熙辛丑。予客桂林。運使梁次張舉似石介詩。今未忘也。攝根山石貯瓶罌。柱後緘題見者頽。風味莫嫌無醞藉。盃杓甚解作聰明。願言則嚏傳心事。搔首踟躕散宿醒。最是徂徠名道地。至今姦膽亦魂驚。

了頭巖詩

巖前壁閒題者甚多。予獨愛鄉人彭仲衡。思致高而無著。其詩云。前峯號龜豈一作不。是龜近巖謂月亦匪一作非。月世閒景幻語未真。說著了頭使癡絕。蒼然頑石自天成。道傍過者皆含情。我來於此發浩嘆。乃知有色能傾城。

上元詞

春曉千門放鑰匙。萬官班從出祥曦。九重綵浪浮龍蓋。一點紅雲護赭衣。車馬過。打毬歸。芳塵洒定不教飛。鈞天品動回鑾曲。十里珠簾待日西。日暮迎祥對御回。宮花載路錦成堆。天津橋畔鞭聲過。宣德樓前扇影開。奏舜樂。進堯盃。傳宣車馬上天街。君王喜與民同樂。八面三呼震地來。紫禁煙光一萬重。五門金碧射晴空。梨園羯鼓三千面。陸海鼇山十二峯。香霧重。月華濃。露臺仙仗綵雲中。朱欄畫棟金泥幕。捲盡紅蓮十里風。香霧氤氳結綵山。蓬萊頂上駕頭還。繡鞵狨坐三千騎。玉帶金魚四十班。風細細。珮珊珊。一天和氣轉春寒。千門萬戶笙簫裏。十二樓臺月上欄。禁衛傳呼約下廊。層層掌扇簇親王。明珠照地三千乘。一片春雷入未央。宮漏永。御街長。華燈偏共月爭光。樂聲都在人聲裏。五夜車塵馬足香。寶炬金蓮一萬條。火龍圍輦轉州橋。月迎仙仗回三殿。風遞韶音下九霄。登複道。聽鳴鞘。再頒酥酒賜臣僚。太平無事多歡樂。夜半傳宣放早朝。玉座臨軒宴近臣。御樓燈火發春溫。九重天上聞仙樂。萬寶牀邊侍至尊。花似海。月如盆。不任宣勸醉醺醺。豈知頭上宮花重。貪愛傳柑遺細君。

九陌遊人起。塵一天。燈霧鎖彤雲。瑤臺雪映無窮玉。閨苑花開不夜春。攢寶騎。簇雕輪。漢家宮闕五侯門。景陽鐘動纔歸去。猶挂西窗望月痕。

宣德樓前雪未融。賀正人見綵山紅。九衢照影紛紛月。萬井吹香細細風。複道遠。暗相通。平陽主第五王宮。鳳簫聲裏春寒淺。不到珠簾第二重。

風約微雲不放陰。滿天星點綴明金。燭龍銜耀烘殘雪。羯鼓催花發上林。河影轉。漏聲沈。縷衣羅薄暮雲深。更期明夜相逢處。還盡今宵未足心。

五日都無一日陰。往來車馬鬧如林。葆真行到燭初上。豐樂遊歸夜已深。人未散。月將沈。更期明夜到而今。歸來尙向燈前說。猶恨追遊不稱心。

徹曉華燈照鳳城。猶嗔宮漏促天明。九重天上聞花氣。五色雲中應笑聲。頻報道。奏河清。萬民和樂見人情。年豐米賤無邊事。萬國稱觴賀太平。

憶得當年全盛時。人情物態自熙熙。家家簾幙人歸晚。處處樓臺月上遲。花市裏。使人迷。州東無暇看州西。都人只到收燈夜。已向樽前約上池。

步障移春錦繡叢。珠簾翠幙護春風。沈香甲煎薰爐煖。玉樹明金蜜炬融。車流水。馬游龍。歡聲浮動建章宮。誰憐此夜春江上。魂斷黃梁一夢中。

眞箇親曾見太平。元宵且說景龍燈。四方同奏昇平曲。天下都無歎息聲。長月好。定天晴。人人五夜到天

明。如今一把傷心淚。猶恨江南過此生。

右鷓鴣天十五首。備述宣政之盛。非想像者所能道。當與夢華錄竝行也。

又

蜀人閻侍郎舒著使北。過汴京。賦水龍吟。少年聞說京華。上元景色。烘晴晝。朱輪畫轂。雕鞍玉勒。九衢爭驟。春滿龍山。夜沈陸海。一天星斗。正紅球過了。鳴鞘聲斷。迴鸞馭。鈞天奏。誰料此生親到。五十年都城如舊。而今但有。傷心煙霧。縈愁楊柳。寶籙宮前。絳霄樓下。不堪回首。願黃圖早復。端門燈火。照人還又。

念奴嬌

疎眉秀目。向尊前依舊。宣和裝束。貴氣盈盈風韻爽。舉止知非凡俗。皇室宗姬。陳王愛女。曾嫁貂蟬族。干戈流蕩。事隨天地。纒覆珠淚。搵了偷彈。勸人飲盡。愁怕吹笙竹。留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容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醪。興亡休問。爲予且醜船玉。

右詞見謂士夫到中原有感而賦。

陶穀使江南詞

穀贈歌姬秦弱蘭。風光好。有鸞膠續斷弦之句。按東方朔十洲記。仙家煮鳳喙及鱗角。煎作膠。名爲續弦。能續弓弩絕弦。卻非鸞膠。豈其誤邪。不能杜詩鱗角鳳背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

石林詞

葉石林賀新郎詞有誰採蘋花寄與。但悵望蘭舟容與。下與字去聲。漢禮樂志。練時日。澹容與。顏注。閑舒也。今歌者不辨音義。乃以其疊兩與字。妄改上與作寄取。而不以爲非。良可笑也。慶元庚申。石林之孫筠守臨江。嘗從容語及。謂賦此詞時年方十八。而傳者乃云爲儀真妓女作。詳味句意。皆不相干。或是書此以遺之爾。

生查子

道塗閒題壁有可采者。嘗記生查子一首。甚工。云。愁盈鏡裏山。心疊琴中恨。露溼玉蘭秋。香伴金屏冷。雲歸月正圓。雁到人無信。孤損鳳凰釵。立盡梧桐影。葢魏子敬詞也。

辛亥七月望。客麻姑仙壇之廣度菴。豐城張應桂謹錄。

